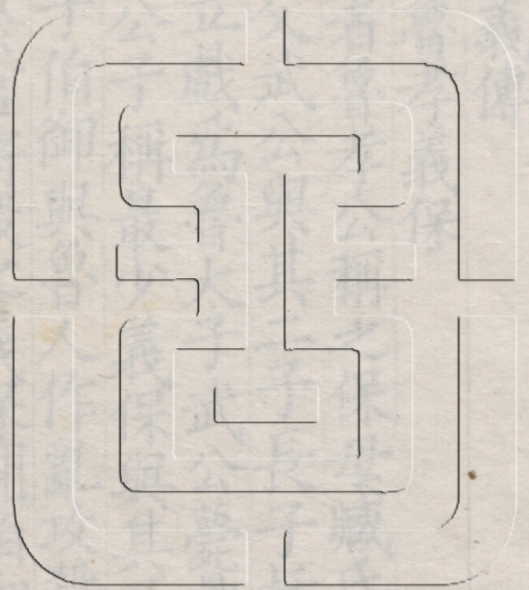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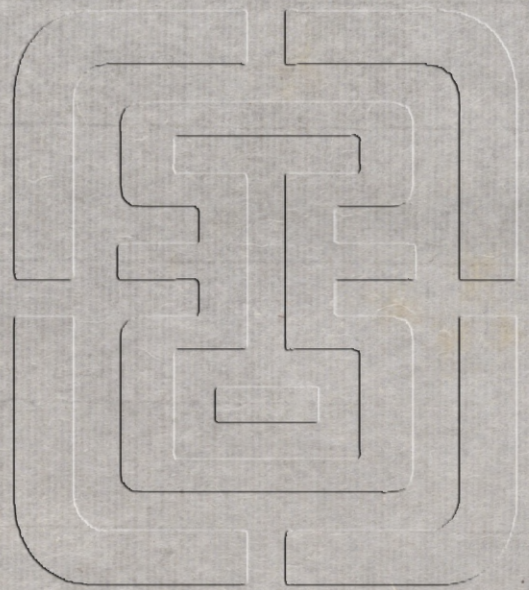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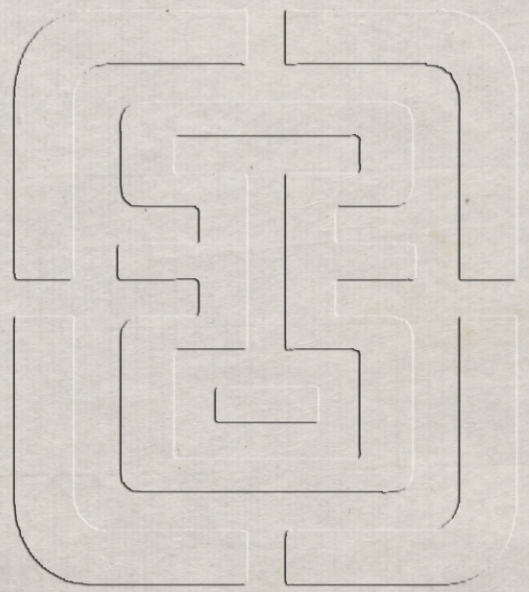
節義保



錢塘梁瑞無非校注

孝義保者... 初孝公... 王宣王... 公時號... 稱括之子... 公子稱... 子以稱... 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勇魯大夫於外自稱





列女傳卷之五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事見公羊傳大同小異

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

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

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

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

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

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處上有臥字

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史記魯世家伯御即位十二年曾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二字未詳渚宮舊事一鄭子瞽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渚宮舊事作仰視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

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行不顧行字舊脫從文選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詩

簿怨情詩注引校增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而遂不顧而上舊有已得二字涉上誤行從渚宮舊事校刪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

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

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渚宮舊事此下有子瞽進曰夫嫡奸擾滑亂之所生古人有言持敵不强必為所傷王必將易子不如亟先施太子王不聽四十字故下云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又云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蓋傳有脫文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

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眾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瞽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亂言之甚強自嫌非子以殺身盟

仁和陳氏善曰盟與明古通用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

一本穆下有公字

晉惠公太子之妃也

太子下脫圍字

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

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

王安人曰當是交字之誤

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晉而死

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

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

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

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

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

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圍質秦配以懷嬴圍將與逃嬴不肖聽亦

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

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

王親乘

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莊

以望雲夢之

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三姬曰樂乎蔡姬

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

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

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

俱樂死同時

渚宮舊事二下有豈敢有貳哉五字

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

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

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渚宮舊事同後漢書皇后紀上注引及左傳說苑君道篇並作鳥王問周史說苑作太史州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

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渚宮舊事下有蔡姬曰人實欲之何為不使十一字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

渚宮舊事好遂自殺餘杭嚴氏杰曰左傳自公勝之亂劫惠王如高府圍下有內字

女據此不得云死於昭王之前矣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

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間與子西子期謀曰

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左傳史記作塗集解徐廣曰一作壁迎越

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

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

獨死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竹書紀年周幽王六年西戎滅

蓋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

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

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

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

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亡忘古字通何

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

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

今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

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

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

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

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

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

列女傳卷五

六

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孫氏志祖曰此下疑有脫文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

恥不死陳設五榮大父曰忠孝仁義賢五者榮名也為夫先死卒遺顯

名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據傳言兄之子姊當作妹武梁祠畫像亦作姊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

而得幸溫公家範作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以他傳例之公正上當有君子謂義姑姊六字因義姑姊複出誤脫耳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

將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為義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趙世家作北集解徐

廣曰夏屋山在廣武誘代王使廚人持斗史記作銅料正義曰其形古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

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宰人名徐廣曰一作維以一斗擊殺

代王及從者一字衍史記無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

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一本無之字今十有餘

年矣代無大故而王君殘之周禮大司馬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今代已

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之義無二夫之舊誤執從太平御覽人

事部十
二校改
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

也

太平御覽引注云謂慢乘不為立節

以夫怨弟非仁也

史記正義同水經灤水注引魏土地記所載義仁二字互易

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

史記靡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靡笄之山

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

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

引義理稱引節禮引一本作說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

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

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

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

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

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

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

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

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

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

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

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

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

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

東已諾不分溫公家範作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

獨謂行何行藝文類聚人部五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作義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
 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
 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
 方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
 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文選秋胡詩注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
 人事部八十二既字宜舊設官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去而宦於陳平御覽人事部宗親部十校改五
 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
 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滄下

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

豐年藝文類聚作少年太平御覽兩引皆無豐字力桑不如見國卿藝文類聚作公卿太平御覽兩

引皆作即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

紡績織紵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下皆有而

已矣三字吾不願金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金上皆有人之二字所願卿無有外

意妾亦無淫泆之志太平御覽宗親部卿下有事上二字妾下有事夫家三字收子之齋

與笥金太平御覽收上三字秋胡子遂去至家文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乃嚮採桑者也

遺母使人喚婦至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婦曰子束髮脩身二字舊脫從

秋胡子慙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

至段校曰所蓋欣之誤文選注作當見親戚太平御覽宗親部至下今也乃

有思見親三字疑本有思見親戚一句今脫古者謂父母為親戚

悅路傍婦人下子之裝

舊誤糧從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校改

以金予之是

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

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

孝義竝亡

太平御覽宗親部下有於身三字

必不遂矣妾不忍見

太平御覽兩引下皆

有不孝不義之人六字

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

而死

西京雜記赴沂水而死

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

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

孝經作他人

秋胡子有之矣君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

也詩云惟是褊心

惟毛詩作維

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

執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

段校曰河與知合韻支歌

最近也案楚辭遠游歌與蛇韻漁父波與醜韻皆其證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

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

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

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

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

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

禮記曲禮定猶與釋文本亦作豫

因陽

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

父舊誤大從初學記人部下載文類聚人部十九大率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一校改

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

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

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國語韋昭注曰大夫之妻

稱主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

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

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

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

厚幣而嫁之太平御覽主下有父字無聞之二字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

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

言不疇毛詩作離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王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

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古音方墨反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

瑕史記魏世家作假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

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

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

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

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

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

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

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

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

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禮記內則作可者鄭注可者傅御之屬案齊孝孟姬傳楚平伯嬴傳皆言保阿疑禮亦作阿脫壞其半耳說文阿女師也讀若阿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仁舊誤然從別本慎

假借字

娶正字阿

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疑當作守節執事不為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失韻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

左傳襄廿二年正義廿七年釋文引孟作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案傳言兄子妹字是武梁祠畫象作姊

婦人也因失火

裁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三案親都三火部一並作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

已上舊衍其字從太平御覽校刪又人事部作與其子無己字

在內中

古謂室為內史漢多言內中欲取兄子輒

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

火

太平御覽兩引並作赴火

其友止之

太平御覽人事部作其夫

日子本欲取兄之子

惶恐卒誤得爾子

卒與

中心謂何

太平御覽宗親部三作至於中心亦已足矣

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

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

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

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

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

陳氏與曰左傳曰姪其從姑說文姪兄之

也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

私己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為珠崖等郡元帝紀初元三年詔罷珠崖此事當在

此六十六年中

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

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

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

取之置之母鏡奩中

奩玉篇竹部引作篋

皆莫之知遂奉喪歸

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

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

心恐母去置鏡奩中

去舊誤云從溫公家範引校改案去與弄同魏志華陀傳裴松之注云古語以藏為去蓋去之

為藏猶廢之為置也

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

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

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

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耳舊誤身從太平御覽珍寶部三校改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動舊誤勸從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六校改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太平御覽溫公家範引無忍字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

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為世所傳

邵陽友娣

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

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
壽曰吾不敢畱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
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
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
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慚而去不敢
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
以畱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
以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溫公家範馮翊上有左字大其義令
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

畱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三輔黃圖太平御覽人事部五無之

妻二字其夫有仇人藪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大仇家二字屬下為句欲報其夫而無

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

女為中譎按譎乃詞之誤史記淮南王安傳為中詞長安集解徐廣曰詞伺候探察之名音空政反藪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中間

父呼其女告之藪文類聚告上有而字下計字在女上以而告之計為句女計念不聽之

則殺父太平御覽重殺父二字下殺夫同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

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藪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頭字

曰旦日藪文類聚作因曰夜在樓上新沐藪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頭字東首卧

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太平御覽作還

諱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間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古音戶

列女傳卷之六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

呂覽舉難高誘注云歌碩鼠也後漢書馬援傳注引說苑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說苑善說篇碩鼠

諱作顧見史記鄒陽傳集解之選嘯賦注款文類聚樂部三各載甯戚歌一篇文皆不同蓋後人傳會之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

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

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孫校曰昔者上脫婧曰二

字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

由是觀之老可老邪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

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大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

皋子生五歲而贊禹皋舊誤畢詩秦譜正義引作皋子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今據以校改史記秦

純正義引作陶子贊竝作佐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駮駮生七日而超其

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

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

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

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

浩白水儵儵之魚儵舊誤儵從詩攷校改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

家未定從我焉如管子小問篇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此甯戚之欲得

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脩官府齊

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婧

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戚白水管仲憂疑妾

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乙韓非子七術篇作乞當恭王之時顧校云江乙見戰國策

在荆宣王之世此云恭王非也案渚宮舊事三作宣王恭字傳寫之誤乙為郢大夫郢楚都今南郡江陵

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渚宮舊事云請於王而

紕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

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文類聚引注云常法謂誣罪

人其罪罪之案其字上疑脫以字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文類聚不作非乃使人盜

之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而盜賊自息今令

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文類聚作從橫是故使盜

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

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

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

物者妾子坐而絀文類聚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坐下有之字妾子亦豈知之哉

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十舊誤千從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母讓金

布曰妾豈貪貨而干大王哉干舊誤失從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怨令尹

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

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

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指

責令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引當平公

之時韓詩外傳八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

射不穿一札太平御覽引蔡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

妻請見曰繁人之子韓詩外傳作弓人之妻也願有謁

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

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

德及行葦之不傷後漢費冠榮傳公劉教行葦恩及草木豈欲殺

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

酒事見呂氏春秋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

大樂事見韓詩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

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

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

其為之亦勞矣矣字舊脫從藝文類其幹生於

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

荆麋之筋餉以河魚之膠河舊誤阿從韓詩外傳藝文類聚太平御

也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

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拒石石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拒石與下附枝對文越絕書左

右手如附枝附太平御覽作拊右手發之左手不知

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為儀而射為儀二字舊脫從

增注云儀法藝文類聚作以其儀脫言為二字韓詩外傳作以為儀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

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
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
往說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
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
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
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
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春秋諫下
下有陳字此脫晏子聞之笑
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

哉

殆有說內之句至哉二字涉下怪哉誤衍晏子春秋
作是必有故令內之楚處莊姓傳召之姪至文義亦同

既入門晏子望見

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
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
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
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
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
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晏子春秋無此文史通
譏其年代乖刺是也大
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
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
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
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

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靖之父孤妾之身妾
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
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
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
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
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
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
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
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
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
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悼惶奔
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為言遂免父殃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

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遇字舊脫從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五校增

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

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

矣太平御覽作妾之避以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肖少引太平御覽作伺是以

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怒妾下怒字舊誤怨從太平御覽校改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

鰥寡

今洪範作毋虐罔獨釋文馬本作亡侮尚書大傳史記宋世家與此同大傳鰥作矜古字通用

而畏高明今子

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

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

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

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

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辨女獨乘遇鄭使者

古音渚

鄭使折軸執女忿

怒女陳其冤亦有其序鄭使慚去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

韓詩外傳二下有適楚

二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

璜舊誤璜案璜充耳也非佩玉從詩女曰雞鳴疏

引校改太平御覽資產部六引韓詩外傳作璜今外傳亦誤作璜

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

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

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

我思譚譚

韓詩外傳作潭潭棲霞郝氏懿行曰譚潭皆燂之借音說文燂火熱也疑作燂為是

願乞一飲

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

韓詩外傳作汜

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

貢觴

韓詩外傳作受

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

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

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為之

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

寤與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
 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
 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實抽絺
 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
 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
 子之身也願注之水芻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
 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
 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楚野辨女傳已有狂夫昭氏在內矣
語意相同昏禮有問名言已受人之
 聘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
 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當作思詩攷引
韓詩外傳作思
此作息者後人以
誤本毛詩改之也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異其處子欲觀其風古音
左僖

反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

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

簡子怒欲殺之怒字舊脫從藝文類聚舟車
部太平御覽舟部四校增娟懼持楫而走

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

東渡不測之水東舊誤來從藝文類聚水部
下太平御覽樂部十校改恐風波之起水

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尚書釋文九江尋陽地記云一
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

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玄綠江圖云一曰三里江
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

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
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三淮未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

勝巫祝杯酌餘瀝

巫舊誤王從執文類聚太平御覽校改

醉至於此君欲殺

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

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

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

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

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摻楫而請

攘卷見魯季敬姜傳文選顏延年侍遊曲阿後湖詩注

引作曰妾居河濟之間世習舟楫之事

十一字舊脫從北堂書鈔舟部上舟部下載文

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校增

願備員持楫

員舊誤父從北堂書鈔類聚太平御覽校改

簡子曰

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

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

王安人曰驪上疑脫牝字

右驂牝靡

顧校曰廣雅馬屬野麋腹丹疑靡即麋字通用

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

驂牝騏右驂牝驥

集韻驥或從黃

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

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

文選注引

作簡子

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

太平御覽引其案母遠注云河水激

揚濟之

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

不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

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

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

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

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

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

媚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

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媚恐惶操
檄進說父得不喪維久難蔽終遂發揚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

佛漢書古
人表作弟

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

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
母將論自言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
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
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顧校曰出
當作使母曰不得見主君則
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
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

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
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
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
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
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
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
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
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
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
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損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

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諸侯竝侵之其六字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

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

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

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

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

九層之臺左傳杜預注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

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

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

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

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陳氏負曰泥卽昵字王字疑涉上明王而衍讌泥附著四字同

義薦牀蔽席供執婦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

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

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

不爲汙桺下覆寒女不爲亂毛詩傳云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積之於

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

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

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

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
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莫為豪釐此
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
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
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
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
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
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
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
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齊國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
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強秦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

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又二十
三引注云鍾離姓春名也

齊無鹽邑之女宣王

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

壯舊誤
指從世

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

說輕詆篇注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
人部下太平御覽校改新序雜事二同

髮折腰

太平御覽人
事部五作要

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

世說注初學
記太平御覽

無所容入街嫁不離流棄莫執於是乃

人事部二十三並
作三十新序同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

太平御覽下有願乞一見
四字新序有願一見三字

謂謁者曰妾

齊之不讎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婦除

頓首司馬門外

三輔黃圖宮之
外門為司馬門

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

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

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

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

矣太平御覽作位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文選舞賦注並引列女傳聽激楚之遺風今傳無此文斷序此下有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楚之遺

風十九字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

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

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善舊誤喜從太平御覽校改下同新序亦誤良

久曰竊嘗善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

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顧校曰此七字有誤隱謂隱語呂覽重言史記楚世家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皆

有其事高誘裴駟司馬貞顏師古所說義訓顯白非不見之謂也新序誤亦同案太平御覽引已如此宣王大驚立發

隱書而讀之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師古注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喻退而

推之推新序作惟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

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新序作肘曰殆哉殆哉如此

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

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

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

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段校云當

作他國語韋昭注大曰崩小曰弛社稷不定後漢書注引作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

文選景福殿賦注太平御覽作層黃金白玉琅玕籠疏荀子正論篇龍茲揚偉注龍茲今之龍鬚席列

女傳龍疏疏鬚聲相近曹大家亦不解新序亦作龍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幕絡荀子注引作莫落新序同

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後漢書注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新序匿上

並有伏字諂諛強於左右後漢書注強上有被字太平御覽強下有行字文選注及新序無邪偽立於

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太平御覽作酒漿流湎新

序同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

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

宣王太平御覽下有聞然無聲四字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

今一聞新序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文選注引傳有寡人之殆幾不全句蓋傳文本與新序同今本脫於是折

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

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

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

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

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于說齊宣分別四殆稱國亂煩宣

王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引注云

閔王宣王子也史記作潛王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太平御覽疾病部三作故以名焉初閔

王出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女字舊脫從款

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校增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眾百

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

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

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

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

車載之車舊誤乘從太平御覽校改楚處莊姪傳亦作後車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

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
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王安人曰又貞女一

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

遣歸太平御覽作歸遣使使者作使奉祀加一本作以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

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

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

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

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王氏念孫曰遲猶比也言比其至而官中皆駭也漢書高祖紀沛公乃夜引軍

還遲明圍宛城三市史記遲明作黎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

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

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與不飾三字舊脫從太平

御覽校增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

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

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

翦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太平御覽作曳地食不重味至

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

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

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

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

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慚閔王大感立瘡女

以為后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

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

三晉懼秦楚立帝號立上舊衍一字從太平御覽校刪閔王至於此也宿
 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凸而
 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
 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
 召與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
 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
 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
 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

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

而起

北堂書鈔設官部一初學記人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十三皆無吐哺二字初學記太平御覽起下有謹敬二字疑并引注文

左

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

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

初學記作何足為貴太

王曰子

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

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

日曰大王知國之枉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枉相

國是也夫枉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橈墮則

屋幾覆矣

屋上則字涉上兩則字而行別本重椽橈墮三字蓋後人妄加

王則棟矣庶民椽

椽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枉國家安與

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

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

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

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明其左右賢其妻子舊誤夫妻從北

堂書鈔校改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

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

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

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

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柰

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

士歸之見韓詩外傳三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韓詩外傳八淮

南人問訓皆以為齊莊公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

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

日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治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十

詩云既見君子竝坐鼓瑟此之謂也字而字從北堂書鈔校增

頃曰齊逐孤女逐孤二字疑誤倒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

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姪渚宮舊事三作姪下竝同疑姪字誤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

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六作好遊觀之樂出入不時

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

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

南游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

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游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

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年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舊誤作滋日以甚從太平御覽校改今禍且構毛詩傳云構成也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此四句太平御覽作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

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

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

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太平御覽無還門已閉太平御覽門上

有比至國三字渚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

能勝之太平御覽作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

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

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毛詩

作其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為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

王三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

屬會燭相從夜績會藝文類聚火部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人徐

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

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

之故起常早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

薄王安人曰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

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

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

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

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

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協毛詩作洽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託燭明李吾絕焉徐吾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入終沒後言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史記倉公列傳齊太倉長

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

時史記倉公列傳文帝四年史記文帝紀漢書文帝紀刑法志竝文帝十三年淳于公有罪當刑是

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

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

至長安上書曰云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

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

罪使得自新書奏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又引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

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蓋傳本有此文今脫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

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其

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史記文帝紀作三漢書刑法志同孟康曰黥劓二刑左在右趾合一凡三也五字誤而姦

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

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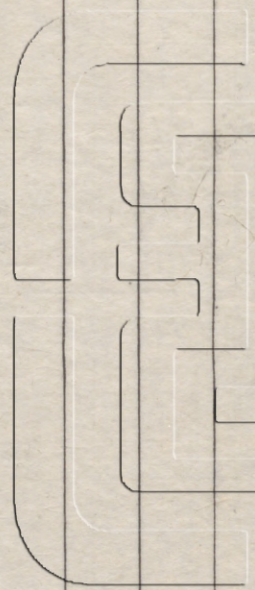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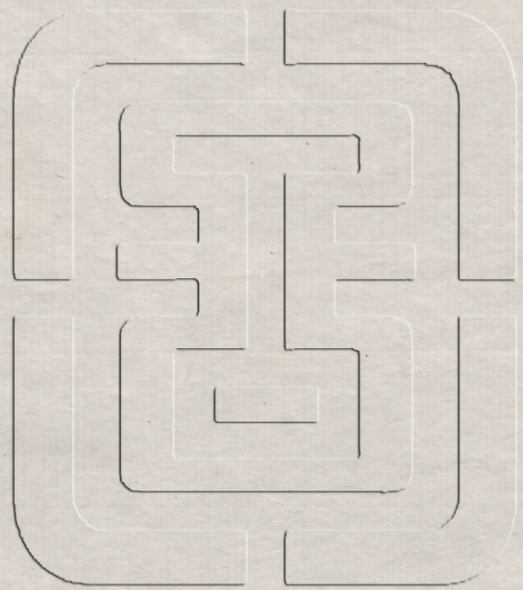
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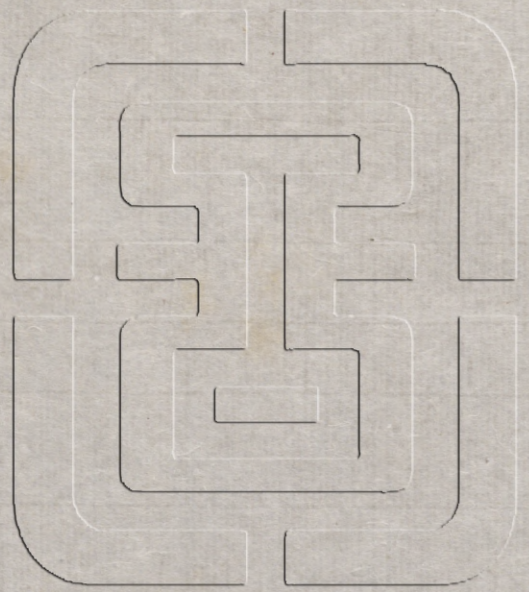
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

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刑

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
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
女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足者鍾淳十公進解矣君子謂鍾淳一言之聖
至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新之擇矣民之莫
矣此之謂也
頌曰維維宗文亦亦
女之言乃乃感
推誠一書文雅甚備小
以先父事

